

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迹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駭術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為注解畧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鶩子卷上

華州鄭縣尉連行珪註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撰具也史者為政之具也又撰博也言王者布政施令其在博求於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傳行者乙次於甲以此明政之次也

政曰

政者法教也此明帝王之政事以為法教可稱也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

言君子修於內理於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真德之要守冲妙之機言出以成教方謀事必為法則苟於政而不預豈妄為之哉所以上也

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

君子不以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務存大道而言之不以遠道飾非不以苟命求正由用也

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

君子終日言而不離體要謀於政事而感由於道故同於道者道亦得之非道之言君子不用也

而不能必見受

衆目視於偽不留視於真衆心耀於名不能察於實夫庸主必惑於衆豈能受於道哉故君子之道不必見納也

能必忠

盡心論道而必竭忠盡道言不邪諂也而不能必入

盡忠論道聖君必納庸主所難故有道之君上下親愛忠讓進用智術無隱以石投水何齟齬哉而不明之主君臣疏忘小人侍側端正棄道諂佞是親忠信不用掩目而視豈不惑歟必忠言之不入

能必信

言君子不苟合不妄言正色端辭澄清真實必存之於信也而不能必見信信言不美而合於道庸主惑於衆邪豈信

用君子之言乎言不以見信也

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

言君子但為善將以攻惡善不自是惡不非人施之於行不顯之於言說也

故非非者行是

言是非於人是所同也非於人者人亦非之君子將非於人終不以非非人自行是道以論彼之非

惡惡者行善

善惡在身是所共也君子務善以攻惡不以惡惡於人所以彰惡於行善道也

而道論矣

謀事必忠出言必信行善以攻惡顯是而明非不苟求所以知而道德自明也

大道文王問第八

夫道者覆天地靡四方斤八極高而無際深不可測綿六合橫四維不可以言象盡不可以指示說應無間之迹終政教之端包萬物之形彰三光之外為而不有行而不見有道之王動而同之妙用無窮故謂

之大文王因用無窮故謂之大師問道可為永則因以名篇也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

昔者言往日也雖臨馭億兆而不獨專從師問道以政術之門曰

敢問人有大忘乎

尊師道故曰敢問文王思存大道以終政事心迹在於經遠所以先問於大忘也

對曰有

鬻子前答文王言有大忘也

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

鬻子前不即以指答者故引成文王之問

文王欲然終大忘之理故曰其事奈何矣

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

過則勿憚改終日不為惡惡去於身也豈

但墨面髡髮是為形餘哉故其蚩尤見誅四凶就戮夏桀絕祀商辛覆宗賊身害軀

破家失國其行如此是為大忘也

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終成所答之事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夫為政以德必貴於道為化國之福焉當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道以同也周者合也備也言五帝三王貴

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而無所不備也

昔之帝王

昔者在昔貴道德之帝王稱昔者以遠喻

近為之勸也

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

言帝王而有聖明之稱者皆委賢吏使在

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明聖不獨運也

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

人惟邦本得眾斯昌建極乘時必資兆庶人皆效力以成其功也

力生於神

王者有國必先靈祐皇天上帝社稷山川神迹玄符無不來會成湯降神受夏大命

武王夢神遶大戡殷夫冥運兩儀鼓動萬

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於自然玄應

而義用造之非我理自相符故曰力生於神者也

而功最於吏

王者度政施令而不自為必屬賢能以任使之故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之功也

福歸於君

後德在官盡心竭力人敦其道俗順其教上下相親而德交歸焉國土平康而為君之福者也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

五帝謂黃帝顓頊高辛唐虞也

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

日月運明明不私照必須幽顯始終不息故昭昭然所不舍也夫聖人與天地合德

日月齊明道大不論可以崇遠也

故其道首自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

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為萬代之始後之不能加也夫黃帝始垂衣裳造書契置

史官為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立棟宇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為杵臼以利萬姓作

弧矢以威天下造律管典封禪頌平九

黎之亂人神不雜萬物有序高辛氏作鞀

鞀鐘鼓莞席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夏

日葛衣冬日鹿裘蕩蕩乎人無能名焉魏

魏乎其有成功也帝舜少而至孝堯聞聰

明而用之舜乃舉禹為司徒以平水土棄

為后稷以播百穀禹為司徒以教百姓皋

陶為士師以理獄訟垂為共工以典眾作

益作朕虞以育草木伯夷為秩宗以典三

禮夔為樂政以和神人舜彈五絃之琴歌

南風之詩夏禹櫛風沐雨冠履不顧教九

土乘四載鑿龍門開伊闕導百川建萬國

微禹之功人皆魚矣帝王之功莫此為盛

故百代不易為福為教也

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言君王但因循五帝之道而常用無所

為替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為人始也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執大象而天下往明道不往則道不可暫離所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

言聖王在上化被蒼生德周萬物雖百里

而有一賢士以聖道廣宣賢跡不見其賢

雖多則若無有也

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

猶比肩也

王道衰微暴虐亂政人皆思德雖千里有

一賢士其若比肩言賢人不可得也

樸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乎言

必博廣以取也

故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

賢者德行之名不肖者頑嚚之謂夫賢與

不肖見於行此二者同出於性而異名皆

杖於最靈各有定分矣天下之廣黎庶之

衆賢與不肖自皆具焉

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

言賢者不自求進而材為時須王者必任

賢人所以得也不肖者非自求退而行無所取不登政事是以休廢也

杖能側焉

有過人之智必矜其能恃能矜智必違常道輕躁所至危僻故曰杖能側焉

忠信飾焉

懷盡忠之節必修於道修身貴履履行務實由於正路禮義仁信以文飾其身也故曰忠信飾焉

民者積愚也

冥然無知愚之謂也

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興焉

言明主推心於人以取良吏而不獨任也

士民與之明上舉之

得於衆心善於政事上所以舉用之也

士民若之明上去之

若如人者賢愚之間政既不與所以斥去之也

故王者取吏

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

人主總羣謀以觀衆知明以探風聲察於

下言以求得失取賢人以宣政化推已取賢唯聖者能之

民者吏之程也

程法式也知之在下是故取吏之法式察之於衆庶人者若之也

察吏於民然後隨

人與之主舉之人若之主去之此隨之也

政曰民者至卑也

極卑下也

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

聖主不違人以獨用也

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

自此已上皆言人之情好之德行各有所

愛樂之多少殊別也

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

人愛之多則必堪為政事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主之所拔不可失賢也

卿相者諸侯之丞也

卿相者人主之杖故為諸侯之丞也

故封侯之士秩出焉

賢者得之列士封疆得自家臣故曰秩出焉

卿相者侯之本也

政之興亡在於卿相得賢者和輯失賢者離散故為侯之職在卿相也

焉

獨子卷上